

外国人怎样教育孩子丛书

How Do People Love Their Children

How Do the French Love Their Children

法国人怎样教育孩子

刘 芳 著



昆仑出版社

法国人怎样教育孩子

刘 芳 著

昆仑出版社

外国人怎样教育孩子丛书

How Do People Love Their Children

法国人怎样教育孩子

刘芳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人怎样教育孩子/刘芳著 . - 北京:昆仑出版社,
1999.1
(外国人怎样教育孩子/王颖,檀传宝主编)
ISBN 7 - 80040 - 332 - 7

I . 法 … II . 刘 … III . ① 儿童教育 - 概况 - 法国
② 儿童教育 - 方法 - 法国 IV . G61

BNA48/68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787 × 1092 1/32 印张:5.625
字数:117 千字 印数:7,001 - 12,000
定价 7 元(膜)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自由、博爱、平等：人性的回归	(8)
第二章 精神支柱：宗教、艺术、民族意识	(28)
宗 教	(29)
艺 术	(39)
民族意识	(49)
第三章 历史的记忆与传述	(59)
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	(60)
法国国家图书馆	(64)
第四章 书海遨游	(77)
第五章 法兰西咖啡文化一瞥	(82)
第六章 文学与餐馆以及法兰西	(90)
第七章 法兰西的节日管窥	(96)
第八章 时间革命——未来的自由之路	(99)
第九章 计算机教学与“乌龟”机	(103)
第十章 法国现代教育的基点	
——弗雷奈教育法	(109)
第十一章 法国的初等教育	(116)

初等教育的目标	(116)
组织形式	(118)
第十二章 法国的中等教育	(127)
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	(127)
组织形式	(128)
第十三章 法国的高等教育	(146)
高等教育的目标	(146)
法国大学与大学校	(147)
法国远距离教育	(161)
第十四章 法国教育的未来	(164)

序 言

“法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呢？”“当然是很浪漫的啦，她有美丽时髦的服装和好闻的香水，还有……”小姑娘们会如数家珍地说出像皮尔·卡丹这样的法国名牌衣饰，以及众多漂亮性感的女明星，诸如碧姬、巴铎、伊莎贝拉·阿佳妮、苏菲、玛尔索之辈。在他们的眼中法国是一个情人满街跑的国家，要不怎么有那么多种不同香型的香水呢？“闻香识法国”，错不了的。

成熟的男人们可不这么想，他们心中的法国像个充满炸药的火药桶。几百年的历史里少不了战争、革命和政治颠覆。拿破仑的帝国之梦、巴士底狱的枪声和巴黎公社的革命热情早就深深嵌入他们的心里。

当然法国还有一大堆灿烂绚丽的名胜古迹和文化艺术。自启蒙主义、巴罗克主义、唯美派到现在的存在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每一次文学艺术激起的思想高潮漩涡中总闪烁着法国的影子。她是艺术的中心，她肆无忌惮地在音乐、绘画、雕塑、舞蹈和电影上挥洒法兰西的魅力。法国是一个神秘模糊又令人神往的国家，对那些从未去过法国的外国人而言，她只是一只贴着“浪漫时尚”标签的大花

瓶。人们只能借用有限的想象力，去联想书本中画册里法国的印象，想一想卢浮宫、凡尔赛宫的艺术长廊，感受一下《沉思者》在印刷刊物中给人的震撼。你只有穿过这些雕镂金花绿翠的华丽外观之后，才能窥见到浪漫花瓶身后的真情。可是这是一件令人头痛的工作，正如你翻开厚厚的书本，一头扎进去，也未必能找到你所要寻觅的东西。

法国给人的感觉除了浪漫之外，还有厚重的窒息感。她的内涵太丰富了，你无法一伸手便抓住她的脉络。蓝、白、红三色是革命后法国的象征。当这三色旗飘扬在法国的天空时，它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蓝色代表忧郁、高贵和深沉；白色是纯洁、和平的替代品；红色热情如血，是火焰。有人说这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象征，但这并不能概括出法兰西的印象。便是十八世纪的艺术大师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生活场景，也仅仅给我们提供了法国十八世纪时期的一个侧面。

如何认识法国呢？恐怕要从人入手。风景里如果缺少人的活动，那将是一幅呆滞无生气的画面。法国人的活动为他们的国家增色不少，也是“法国情人”的最直接诠释者。

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这样一个充满金色阳光，绵延几千里的蓝色多瑙河的土地上，养育了怎样一个民族呢？

法国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革命》一书中，曾下了这样的断语：“一个固守原则，本性难移的民族，以至从二三千年前画的图像中还能把它辨认出来；同时又是一个想法和爱好变化无穷的民族，最后变得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

托克维尔将法国人勾勒为：保守与变革的统一，理性与

感性的融合。很多人进一步用法国的国鸟公鸡与国花香根鸢尾比拟法国人，以解释这些曾倘佯于马背，弹奏小夜曲，而今悠闲地坐在协和广场的“双偶”咖啡馆里漠然注视广场上往来人群的法国人。

以于旧有的文化传统与艺术精华，法国人是自豪而热爱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法语是最优美的语言，给予法语最神圣的地位。讲究优美辞令历来是法国情人们表现殷情的手段，更何况现在民族危亡之时。都德《最后一课》中的“法兰西万岁！”不仅仅是被侵略民族的呼喊，也是法语对外来语入侵的示威！

法国人注重民族凝聚力，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艺术上，无不表现出欧洲大国的民族优越感。他们的祖辈们从秃头查理开始创造一个法兰西帝国神话，延续到科西嘉岛上无名之徒拿破仑·波拿巴手中达到巅峰时期，这些历史上的赫赫战功无不让法国人拍手称快，激情高涨。而在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涌现出的一批又一批的人杰，再次加强了法国人的优越性。即使在现代以经济实力、政治强权为标准衡量一国综合力量的世界大舞台上，法国人仍可以从容地饮一口香槟酒，津津乐道地给你谈卢梭、雨果、笛卡尔、罗曼·罗兰、加谬、萨特、戴高乐、还有罗丹……，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说吧，咱们可以随便谈谈，谈什么都行！”言下之意，法国人可吹嘘的地方多着呢！

可是当巴黎旺多姆广场上出现一个“钢铁巨人”——艾菲尔铁塔的时候，在一片咒骂声中法国人逐步接受了这个由几千块钢板拼成的怪物。而这根插入法国心脏的宝剑带来的变化和影响是巨大的，继它之后，巴黎广场上陆续出现了形

形色色的“现代怪物”。巴黎蓬皮杜中心旁的斯特拉文斯基泉的两组黑红迥异的雕像，那只用钢铁扭曲的火红基色的彩色怪鸟，以“火鸟”的奔放给斯特拉文斯基泉水池增加了一些光怪陆离的影子；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堂而皇之地屹立在卢浮宫的入口处，以三维棱角空间折射一个新的艺术宫殿；拉维莱特科技城里的“水晶球”，“漂浮”在喷水池边，用6433块三角形钢片支起一个欧洲最大的全景电影院。^①

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被法国人摆在了曾是其老祖宗时代就存在的历史遗迹旁边，古旧与新颖第一次和谐地统一在一起，法国人在固守传统之余，又以宽容态度接受了现代艺术的创造。只是现代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容忍，还渴求创新，渴求与国际潮流的接轨。于是如何将传统与现代融合起来，如何适应新变化，正是法国人思考的问题。

1789年《人权宣言》庄严宣称：“人，生来自由，生来平等。”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法国，人们对孩子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可以说今天的成人就是孩子的明天，而今天的孩子将是未来的成人。法国人心知肚明教育的重要作用，并将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灌输于教育制度中。

法国人教育孩子的方式，与他们的个性特征很相似，一方面让孩子们学习语言、历史和文学，以加深对传统艺术的感性认识；一方面又强调民族自觉性，加强公民意识，并倡导理论技术的学习，来对国家民族的命运进行理性反思。^②

① 参考程曾厚《圣母院的钟声》，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参考《世界教育发展新趋势》（1988—1990）汪晓丹责任编辑，北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法国的教育往往被称为双轨制。政府牢牢控制国立、私立学校的管理机构，力图统一思想，而教师们注意的却是教育方法以及如何加深文化永恒性的印象。双轨制又以不同的学校机构设置，决定了不同阶层家庭里孩子的命运与前途。双轨制形成迥异的两条线，其中一轨是：母育学校（2—6岁）——初等学校（6—11岁）——初等学校高级班，后升入艺徒学校和职业学校，或者就业。这是为劳动人民子女设立的。

另一轨则是为中产阶层设置的，即幼儿园——中学预备班——国立中学或市立中学——大学或专门学院。^①

所以在普通平民家庭里，父亲可能会对孩子说：“毕业了，学门养家糊口的手艺。拿张技术文凭回来！”而中产阶层的家庭，可能会鼓励孩子上大学，“好好学，多研究问题！”不过这种形成于十九世纪的双轨制，在现代社会中已受到挑战。1925年已有人提出改革的必要性。1937年法国政府通过“统一学校”的方案，开始学制改革。这一方案促进法国政府进一步贯彻教育原则，力图使教育制度义务、免费和世俗化。

法国现代教育开始针对未来社会发展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去构思。法国的教育家、心理学家们一直在研究人性的塑造，儿童身心健康的发展。这些研究成果与思想体系，例如：“比奈—西蒙智力量表”、德穆兰创办的“新教育学校”，萨特的存在主义等，逐渐被法国政府吸收与采纳，并于1989年7月制定了“初等教育方向指导法”，施行分化教学

^① 戴本博《外国教育史》（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模式。在小学采用水平组教学法，废除所谓留级制，依据儿童的智力与能力组成不同的水平组。中学则用学科同质教学组，取消教学班，实行教师监护制。并且延长义务教育为10年，将原来小学5年，初中4年的义务教育延长至高中1年级，让学生在6至16岁这段年龄接受相同的教育。同时考虑到由于家庭、环境及学生个人先天素质方面的因素造成学生学习能力与成绩上的差异，注意进行有效的个别化教育。

另外为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多样化，法国加强对师范院校、技术职业学校的改革，还采用远距离教学法，进行高等函授教育。

总之无论在初等教育、中等、高等教育方面，还是在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方面，法国人试图改变过去注重人文方面的学习与研究，引进科学技术方面的理论学科，提高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与文化素质，而学历并不成为法国人评价教育成效的唯一标准。在法国拥有文凭的人很多。一个法国人可以一生不断地入学学习，拿到某一学科的文凭，从而就业，然后再入学，再就业。他可以取得各种各样的资格文凭，甚至依靠这些胜任某种技术学校的校长，但至于能不能读懂巴尔扎克的著作，运用优美的法语辞令则是次要或忽略不得的技能了。

这种重理轻文的现象已不是个别问题。今天法国学校里最吸引人的课程是数学。大多数能力强的学生主要想成为科学家，引导他们接受的不再以民族文化为主，而是国际文化。数学取代了拉丁文。许多中产阶层的孩子也开始从讲究修辞转变到技术管理者注重数学。这一变化意味着技术理性

思维代替了文学性思维，这是大多数法国人采用的生活方式。但是固有的文化氛围已经潜移默化地渗入法国人的思想底蕴中。感性的迸发是不可能被理性束缚的，而这两种思维对立统一的载体——法国人必然要在现在与过去之间作出选择。他们能容忍艺术殿堂旁边树立诸多钢铁怪物，就能适应新时代的变化。

法国人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在教育孩子方面，即使保留传统民主、民族的概念，也不会默守成规。因而自中世纪到二十世纪的现代，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思想家，无论当权者还是民间人士，几乎人人都讲教育改革，人人都关心下一代的成长。

第一章 自由、博爱、 平等：人性的回归

“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当法国人雄心勃勃地发出誓言时，他们的目光正在凝视襁褓中的婴儿。在欧美等国，有哪个国家像法国人那样始终关切孩子的成长呢？素以“儿童天堂”著称的美国也只是满足年轻人的物质需求，而法国人则双管齐下，他们会说：“我们的孩子既要享受到童年欢乐，也要成为一个典型的法国人。”

孩子们都会记得小时候在父母身边耳鬓厮磨的情景。他们有的还能哼出母亲教的第一支歌，有的仍倒背如流地叙述儿时听来的故事，妈妈们似乎总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甚至能给予更多的东西。“法国的孩子，他们小时候怎么过的呢？”你一定会好奇这些打上“平等”标签的莱茵河畔的人们，他们儿时的经历。

“平等自由”虽然常常被法国人挂在嘴边，但它不是所谓民族性的“招牌”，也不是毫无实际意味的口头语。法国人很爱孩子，但并不用所谓的“人人平等”的成人方式去对待他们。面对一帮子或两三个四五岁或三四岁的小人儿时，他们才不会生搬硬套地费脑筋想：“这也是与我们一样平等

的人，我们该拿他们怎么办呢？”这太低估法国人的能力了。“孩子们，都玩去吧，爱咋玩就咋玩。”或者“走，咱们去逛逛卢浮宫，然后去看戏！”大家皆大欢喜，谁也不烦谁。“无为而治，发展天性”是法国人育儿最具特色的一点。他们并不刻意让自个儿家的孩子学习，并不强迫孩子学这学那，也不与其他家的人攀比。自由风格与平等思想相得益彰，法国人会随意给他们的孩子丢过来一本《鲁宾逊漂流记》或者一本缪塞、雨果的诗集。“咱们的文化遗产多着哩，孩子们看看建筑，听听歌剧，看点书就行了。”法国人听之任之孩子们的肆意“破坏”，容忍他们的怪癖，放纵他们的喜好。

法国作家柯莱特在《茜多》中追忆了童年最美好的时光。她的母亲成为神秘的无所不知的茜多，她在忙碌地操持家务时，给小女儿带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①

啊，石蜡红，啊，洋地黄……那蔓延成片的低矮的洋地黄，那沿着平台像舞台脚灯似的石蜡红，正是你们的明霞映红了我孩童的面颊。因为“茜多”喜爱园子里的大红、粉红颜色，喜爱玫瑰、剪秋罗、绣球花和蜀葵的鲜艳花枝，甚至连酸浆花她也喜欢，尽管她嗔怪这种花的浅红花瓣上布满了殷红的叶脉，令人想起新鲜小牛肺……她违心地跟“东方老天爷”签订了合约，她说：“我得跟它商量妥当。”可是她仍满心疑惑，时时警惕着四面八方，注意着这位冰冷的、包藏祸心、千变万化的老天爷。她……

在树林里，我像独自捕猎的狗似的在林子里转悠了很久，品尝了我所崇敬的两股隐藏在地底下的泉水，其中一股

^① 柯莱特《茜多》，徐知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4页。

清泉突然跃出地面，喷溅出晶莹的水花，一阵呜咽，冲刷成沙土的河床。它刚刚诞生就仿佛失去了信心，一头又钻进地里去了。另外一股，几乎看都看不见，像条蛇似的擦着青草，悄悄地平躺在野地中间，唯有地面团团锦簇的水仙花证明了它的存在。第一股泉水有股橡树叶的味道，第二股泉水则含有铁和风信子茎的味道……当一切随我消逝之际，我亦无他术，但愿那甘美的泉水香味充满在我口中，让我含着这幻想的流泉离开人间……

母亲对东西南北四方老天爷总是直呼其名，他们之间的交谈，用上流社会的雅语来说，很像受到神灵启示的简短的内心独白，而这些礼貌的启示通常都与植物栽培有关；——在这四方之间，在赛伯和葡萄园街之间，在阿道尔夫大娘和德夫罗尔先生之间，……他们总是通过各种声音的信号跟我们联系。……我的幼稚而骄傲的心灵中总是把这里的许多花园、风和阳光设想成一个巨大的罗盘，而我们的家便位于它的中心；在这个罗盘方位标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完全摆脱母亲的影响。……

“赛伯，是您在说话吗？”母亲叫喊着，“您看见我的母猫没有？”

“对……对，是柯莱……特太太，”右边一个天使的声音尖叫起来，他大概站立在纺锤形的云端上向着一弯新月浮游过来。“母猫听到您的叫……叫声了。它正穿……穿过丁……香花丛……”①

这个原野里肆意飞奔的野姑娘，拜访了茜多口中的四方

① 柯莱特《茜多》，第 14 页。

精灵，将自己也献给了无所不能的自然界。在这些跳动的清新的字母里，茜朵善良慈爱的形象跃然纸上，小姑娘用仰视的目光凝望她的母亲，心中充溢着幸福和快乐。这位母亲在不经意中给予她的小女儿最丰厚的礼物：一颗热爱生命的心。乡村“探险”远比古板说教更深得人心，孩子们在自由的空间里享受他们的生活，其乐融融。

在柯莱特之前大约百年左右的某一天（1881年某一天），一位父亲的大胆之举同样改变了一个小女孩的一生。那位父亲就是法国女雕塑家卡米拉·克劳黛的父亲。

法国女影星伊莎贝拉·阿佳妮于1988年在电影荧幕上，演绎了卡米拉人生悲惨经历的一个小小片断。这仅仅是女雕塑家人生之谜的冰山之隅。在她的生命中有许多男人对她的艺术、生活产生过影响，其中有雕塑家阿尔弗雷德·贝歇尔、奥古斯特·罗丹；评论家古斯塔夫·杰弗里和奥克塔夫·米尔博等颇有影响的艺术大师。但给予她全部的爱，一直支持她的人则是她的父亲。

十九世纪下半叶，女人从事雕塑是不成体统、大逆不道的事情。可是卡米拉的父亲疼爱倔强的女儿，支持她在雕塑方面的爱好。他不顾妻子的反对，举家迁往巴黎，让子女受到良好教育。他的举措让卡米拉受益匪浅，未来的女雕塑家在巴黎如鱼得水。自由自在地遨游艺术世界。外界世俗的偏见只会加强她对自己的艺术天赋的自信。她的才华终于一点点在法国雕塑界初现端倪，并将一股清新的气息注入了雕塑艺术中。

父亲的影子始终若隐若现地左右卡米拉的生活，她的情人往往比她大上二三十岁。或许正是罗丹身上有父亲的形